

這個是十多年前想到的兩個男子高校生組(香冰/冰香)故事。自爽文，喜歡的末日世界冒險元素，仍然保留意識身分的二人所發生的事。

有些設定會使用當時的想法而不是本家最終提出的設定。

一直以來都有必須寫這個故事的想法，只是時間問題。感覺現在很適合寫便寫完了。寫的時候沒什麼壓力頗開心的，不是史實向不需要擔心考據錯誤，可以自由加上喜歡的東西，和原著差距過大也不會有人過問，APH 有趣的地方在於這裡。

本文字多，可能有錯字、錯標點，介意者慎入。

第一章

口中塞滿塵沙。眼前只見到一片黃沙被狂風揚起，絞成螺旋狀衝往天空。這些風沙全都是從整大片沙礫之地捲起的。紛飛著的黃沙幾乎擋去一切視力，他只能眯起眼，踏在沙土之上，無法判斷自己是否危險，持續往前走。

這裡是沙漠，同時也會是他的葬身之所。

他果然是要死在這兒的。絕望和漸漸流失的體力，疲累感佔據著全身上下所有地方，即使想往前走，雙腿已使不出氣力。

此時大腦已不受控制，眼前一黑，只聽到啪嗒一聲倒下。

不知來源的水滴聲。在沙漠流浪多時導致對水產生驚人靈敏的聽力，也是促成他從死亡搶救回來，漸漸回復意識的重要因素。

他虛弱地張開眼睛，出乎意料，這裡有點暗。

看起來有點像鐘乳石洞的岩柱就在他的正上方。水滴自岩柱落下，地上已經放滿形狀各異的碗瓢，接住得來不易的水。他又感受到左邊有一點熱源，撐起疲累的身體一望，驚奇地看見是一個男性少年背對著他，生著珍貴的火，還有一個鍋放在上面，載著濃湯，散發的香味使得他精神一振。

察覺到他的動息，少年回過頭與他對視。他驚訝地發現對方居然是個棕髮的亞洲人。在他生活的地方，以至生活的圈子，都很少見到這個族群。

是的，他是住在歐洲的人，雖然與金髮碧眼的模樣不相似，他還是有特別的白銀髮色，紫羅蘭眼瞳，鼻樑高挺，五官非常標緻。

他用盡全力坐起來，亞洲人立馬過來固定好他，同時手中的瓢已盛好湯，送到他的口中。對於很久沒吃沒喝的他來說絕對是救命靈藥，雖然很想一口灌完，但對方強制控制，只能緩慢地喝下。之後對方就晾他在那休息，而他也受不住體力透支，很快再陷入昏睡。

到他重新睜開眼睛，火已經微弱，從岩洞看出去，天色看起來快將破曉，他看見一整片以前只有從電視看到的沙漠，無邊無際的畫面，雖然差點因它而死，可是太壯觀了。

此時在他身後有點動靜，他身後就是側臥著的亞洲少年，剛剛醒來，還未完全清醒的狀態，正在伸著懶腰。然後對方張開金茶色的眼瞳，與他對視。

「嗨。」對方隨心地打起招呼，像個碰見路過舍友時候的反應。

「Hae.....」他腦內一片混亂，向來沉默的性格無法好好組織語言，只能用著濃厚的口音打起招呼。

「你知道我嗎？」對方問起來。維持著坐的狀態。

「你.....」他是有點印象，但現在問起他，他也答不出來。

他對這個人的臉是有印象的。

「我叫香港。」對方最後還是揭開答案。這是遠東一個地區的名字，不是他的生活圈子，離得很遠很遠。

「.....我叫冰島。」他回應，來自遙遠西方，一個低調寒冷的島。這兩個人，居然是代表著地區意識的化身。

當地球合併為一國。

遙遠的未來世界，終於使所有國家整合為一，經由人們的努力。過程不重要，更之後的未來不重要。當人類成功完成這個創舉，伴隨著他們忽視的一面，就是代表著地區意識的人逐漸消失。

這個曾經因神秘原因突然使地球多出幾百人的機制，見證著歷史的興衰，有消逝，有壯大，有倖存，有整合。曾經在歷史舞台上光榮發亮，最終隨著舞台落幕而結束。不論大小，在宣告只有一國一刻，意味著他們的結局。

他們被轉移到這個世界，沙漠，黃土，不見終點，最終將會化為虛無.....

然而這個世界出現的其中一個奇蹟是，讓兩個少年相遇。

「你之前有遇到過其他人嗎？」看著香（以後會以香簡稱）忙個不停處理著岩洞的滴漏，冰（以後會以冰簡稱）雙腿屈坐，狀況外的問著。

「沒有。我從來到這個世界的一刻已經是一個人。」香頭也不抬地回答。這些處理好的水將會成為早餐的材料，現在的他可是非常忙碌。

冰在初來的時候是有的。是一個同屬北方圈子的大兄長，然而在一次塵暴中失散了。

見對方頗為忙碌，冰笨拙地拿起瓢，幫忙放在石柱之下。

「現在多了你，食水絕對不夠用。你來幫我一個忙。」

附近的沙土被挖出一個又一個的坑，鋪上一層餐桌布。經歷過晨露，太陽的熱力，珍貴的水點凝固在面對土坑那側布的上。隨著被置放中心的小石子壓落一點，致使所有水點往中央聚攏，再滴落至預先準備好的瓶瓶罐罐上。

冰默默在土坑裡工作，香在地上收集好已完成的作品，抬頭看向天上，滿意地說：「今天天氣不錯呢！」

處理了幾個坑，冰辛苦地抹出一額汗，如果每天都像個農夫這樣工作，時間真的充實又易過，只是他該不會就這樣一輩子吧？！

「當然不會！」問香，香理所當然地回答他：「只是要準備充足，才開始上路咩。」

隨著太陽逐漸升起，趁著尚算可以接受的溫度，香和冰開始出發了。西方人冰本身穿著棕色的夾克，由於太熱了，需要解下來繫在腰間；頭上戴著香送他的超大漁夫帽。香揹著一個大包袱，和人差不多大小，居然輕輕鬆鬆地走著，冰不禁懷疑起裡面到底裝著什麼。

「吶，我們不可以晚上趕路嗎？」頂著突然飆高的溫度，還有太陽光，空氣中瀰漫著沸熱的氣，冰踏在反光的沙上，半帶抱怨的問著。

「哦，晚上還是比較危險的。」香戴著墨鏡，眼睛一直遠眺前方，試圖幫自己定位，「雖然我也沒在這個世界見過任何動物。」

「那聽起來滿安全的。」「一開始入黑還好，之後太冷了，我這東南地區受不了。」

冰忽地停下腳步，發現他沉默，香轉頭看他，只見他緊抿著唇，臉色看起來很差。

香察覺到什麼：「啊……糟了。」

烈日眼皮底下搭建帳篷似乎不是一個好選擇，然而來自北方地區的少年還未適應到這裡動輒升上攝氏五十度的氣溫，需要躲在帳內避一避暑。

「啊——好熱————！」冰難得地發起小少爺脾氣，手中拿著夾克不停搧風，而香看到這個畫面則覺得有點好笑，手中同時拿著報紙幫忙搧風。

「這樣只好再等一下了，冰少爺。」香坐在冰身旁，抬頭看著一片澄藍的天空。雖然又曬又熱，但天氣真好，讓他想起家鄉夏天時的天氣。

「快受不了，快受不了。」冰接二連三地抱怨，看向旁邊安靜淡定的香，稍微感到尷尬，隨後沉默著整頓好自己。

「你的家鄉很熱是吧？」「是，當然這裡再熱一點。」

香盯著頭上的白日，再拿著一根竹簽，插在帳外的沙土上：「我家高樓大廈很多，要到郊外爬山才可以看到這麼廣闊的天空。」

「我現在倒是很想找東西遮陽。」冰一臉厭世地說。

「現在應該是十二點，古人有一種日晷，可以從太陽移動的位置大概分析現在的時間。」盯著竹簽的影子，香緩緩地分析著。

「不行了，可以下午再出發嗎？」冰連連搖頭，要求罷工。

「呃，你這樣真的可以在這裡活過一天嗎？」

待太陽稍為退熱一點，二人再踏上未知的旅途。

「盡量在晚上之前找到紮營點，尤其是晚上的塵暴，領教過可不想再領一次。」香和冰併肩走著，邊走邊聊。

「你好像滿熟悉沙漠呢。」然而，香的家應該不是沙漠。

經過一個早上的思考，稍微找回一點對香的印象。

不算很熟悉，曾經在國際會議上見過。有時香會對他打招呼，閒話幾句，僅此而已。

「不是呢，我家在發展之前主要是森林和丘陵。」香否認，下意識地再介紹起自己家鄉：「我家濕氣非常重，很容易起霧，那時候連房子的牆也會滲出水來，好多東西都會發霉。發展之後不僅濕還相當悶熱，熱空氣也困在城市內，逃不出去，相當不好生活。」

香遙望著空曠的荒野：「這裡很好啊，有點乾燥，壞在要吃滿嘴沙。」

就像回應香的讚美般，沙漠突然揚起一陣涼風，稍微降下一點高溫。

「你家也相當乾爽的喔。」感受到冰是個頗為怕生的青年，香雖然不是開朗熱情的自來熟，還是主動搭起話。

「你去過我家嗎？」冰好奇反問。

「嗯，去看極光，也到訪過永晝，又爬過冰川。」香還記得他當時佯裝普通團友外遊，冰的家在他那兒算是很熱門的旅遊聖地。

「……看來你很喜歡。」冰不太好意思地接受香的讚賞。他們之間距離那麼遠，香居然那麼捧場，讓他受寵若驚了。

「你呢，有去過我家嗎？」香很自然問起來。

「……我有和同事搬家的時候去過幾次。」所謂「同事」，是指一些在香家工作的使館人員，即是說冰主要因為公幹才去那兒，並不是旅遊。對比香對他家的熱愛，他不太好意思直接明言。

「嗯，我家滿適合工作的。」香不是傻，也很清楚自己家鄉的特點，自然打圓場過去。

他們沒想到路上會談起「生前」待著的家的事情，這回事就像發生很久以前的回憶般，鮮明卻遙遠。他們現在的生命，大概只能淹沒在黃土裡吧。

然而話匣子開了，路途好像變得輕鬆起來般，連熱力也漸漸降下來。此時他們發現地形變得不同，原先平坦的地勢開始隆起來，成為往上走的土丘，遠眺更是無盡的沙土，稍為變得灰白的天空和遠方無法接觸的土地，把整個畫面劃分成鮮明的兩份。

「這天色……」香收起表情，稍為認真地說，「風有點大，有可能又要刮沙塵暴了。」

氣溫開始急劇下降。

「什麼？」冰有點緊張地問。此刻他只能倚靠眼前的香。

「趕快入黑前越過這片土丘。」香看見非常遠的前方，有一些小小的石陣，「目標要走到那裡。」

「天啊……」冰一看距離，那到底要走多遠啊。

「沒時間了，快走。」嗅到有些飄起的沙塵正在攻擊他的鼻，香催促起來。二人加快腳步。

天色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昏暗起來，沙土也被漸漸猛烈的風刮起來，衝到天上。

冰和香兩個算是幸運的青年，成功抵達停駐之所，這片石陣事實上幾乎有一幢大樓的高度，冰他們當時只見到幾個小點點。能在入黑前順利趕上，真是命大。

深夜，沙漠氣溫急劇下降至冰點。他們紮好營，生好火，處理好晚餐後，先休息一會。雖然晚上不像日間熱到讓冰崩潰，但現在實在冷過頭，不是個適合趕路的時刻。

沙漠的黑夜，變成香這南方青年完全失去動力，躲在營內不肯出來。晚餐全都是冰一手料理的，這天氣對他來說只是乾燥一點，只要再穿一件大衣就搞定，而香也有準備厚衣物。是說，香帶備的行李真的有夠齊全，要什麼有什麼。

「香，來吃晚餐囉。」冰捧著熱湯，在帳篷門前呼喚。良久，香小小地揭開布幕，只露出半個頭。

冰突然覺得有點逗趣。這麼怕冷的青年，在遇到他之前要怎樣度過每個夜晚。

「一定要出來喔，不要弄髒營地。」冰幾次規勸他，終於，香不情不願地出來。

當香在一口一口喝著熱湯時，冰抬頭看向天空，此刻才表現出穩重的一面：「喝完之後，看看天空。」

香順著他的話抬頭一望，然後被眼前滿天星斗驚得呆愣住了。雖然沒有明信片那種整個銀河在頭上出現，但夜幕裡每一顆星星都是大顆又閃耀，拼命地展示著自己。只有在完全無光害的地區，才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吧。

「你的地區，應該比較難看到這個？」身為徹頭徹尾的城市地區，香實在很少看到這一幕，雙目不眨的仰視著。冰在自己家的郊區，如果天色好的話，也可以看見。看著星空，他很自然地想起自己的家。

香回過神，看見冰整個人很放鬆，仰頭望天，營火正在躍動，在他臉上映照得忽明忽暗。

香覺得這種感覺並不壞。

兩個地區意識，死去以後來到這個世界。不知道它出現的原因、存在多久，意識們從不知道它的存在。香比冰早來一點，在這個世界獨自探索一段時間，當他以為這個世界只剩自己的時候，冰出現了。

（第一章完）

第二章

當風沙把自己的視線阻擋，整個視野像變成老舊電視的花白畫面，他大哥穿著黑色大衣，頭上的黑色小圓帽和略為狂野的尖髮型，在風沙影響下稍微變得模糊。他們正面臨嚴重的塵暴。

冰睜開紫色的眼睛，側臥著，從夢中蘇醒過來。

風餐露宿，所以睡眠質素不太好。外界天色還是剛剛開始變藍準備破曉的樣子，冷得他一陣哆嗦。

「早晨。」身後傳來香打招呼的聲音，少年比他更早起，甚至挖完坑回來了。回想昨晚他冷得像個小孩子吵嚷著不願出門，現在又變回穩重的「大前輩」，這種反差，冰暫時尚未完全習慣，但覺得這個人滿特別的。

如果他沒記錯，香的年紀比他小很多。縱使外表差不多，他們這類意識是按出現這個地區開始計算，以他和香為例，實際上冰比香大於千年了。

「這個世界並不是我們地球上真正的沙漠。」「你發現到什麼嗎？」香開著不知所云的話頭，冰卻靈機一動接到話，抱著大衣，一屁股坐在香旁邊，順道抓了另一件給他。

「我看見了，再遠一點的地方不是現在的『沙漠』地帶。」香不太懂形容，是他家沒有的地形，「像缺水的土地。」

聯想失敗，冰也搞不清是什麼，反正他也會走過去，到時再確認。

「幸好這個世界不是一般的沙漠。」冰說，「不然這身裝備沒可能活下去。」

他自己的白靴和西裝襯衣，還有香的東方道袍(?)和黑布鞋。

「不過你對荒野求生還滿熟悉的。」而且還帶了好一大堆裝備。他被丟進來的時候，除了身上的衣服沒有其他東西，絕對惡夢模式。

「以前有參加過沙漠團算嗎？還有看電視。」香一臉正經地回答天真的話語。此言確實不假，城市人的他搞不好比閒來假期跑去露營的冰更慘，只能倚靠電視學起來的知識，而且，他比冰早來這個世界。

「去過看金字塔，又去過沙堡古城……」香如數家珍地說，聽到這，冰微笑著問，「你很喜歡到處去。」

「對，我家的人們都很喜歡。」

而冰算是家裡蹲的類型。最喜歡網購，因為不用他花時間駕車。平日坐在公園長椅曬太陽打混……他是老頭子嗎？猛然發現這一個事實。

「之前好像聽說過你有來我家旅行是嗎？我有時會在旅行社當導遊幫忙帶極光團。」冰說。

「喔？！」香倒是驚奇了，「那我倒是沒遇上過你……」

「我主要帶私人團。」他不禁想起有次私人帶著北方鄰家兄弟們(共四人，含一個實兄)，由於喝大了開著吉普車往冰湖裡衝的糗事。

「難怪，我只有跟過在地團。總之把我載到那裡就好，而且又便宜。」礙於他的真實身份，他也很少和普通人交流。就是那種在滿是外國人的團裡默默跟著的沉默亞洲人。

「你還滿省錢的……」這倒符合冰對香這個人甚至這個地方的印象。細想之下，他也有四處流浪過的經歷，拉起一個背包，白天在觀光，夜晚睡火車或是過夜大巴，省起錢來跟香一樣毫不手軟。

「這樣你不就知道天空上每顆星星的名字嗎？」香想起有次極光團的導遊指著天空喋喋不休地講解這是什麼星……抱歉，他都還給導遊了。但他記得有北極星，在他初到這個世界時有嘗試過定位，卻發現這個世界沒有這顆星，這也是他從開始叫冰不要夜間趕路的原因，又冷又會迷路，即使這裡沒其他生物，危險。

「知道啊。」冰肯定地說，「有空可以教你怎樣看。」

「好的。」

他們這次很早就出發了，在天色只見到魚肚白的時候。按香的觀察，今天的天氣應該不差，可以早點出門。隨著天漸漸破曉，太陽出現了一會又隱藏在雲層之後。真是非常難得的天氣，可能因為他們正走在地形轉換的位置上？

和滿地黃土搏鬥了一段時間後，地勢漸漸平坦，砂子變得稀薄，甚至能踏到實地。四周開始有些像是岩層的凸起物，香和冰其實還未離開沙漠，只是沙漠有很多種，這種是偏向岩漠的地形。

「我突然想起忘了收集上個地形的沙！」「呃，這個玩笑好像不太好笑……」香覺得之前一片黃土的地形比較好看，對此冰完全沒意見，反而對香收集沙土的腦洞比較感冒，他身後已經掛著一個與人差不多大的包袱，還打算裝進更多用不著的東西嗎？

「是～給！」回過神來，香已經遞給他一包生命麵包，二人坐在天然而成的巨大岩石上午餐。

「說起來，你身上怎會有這麼多東西？」冰問。

「是這樣的一一」

那是剛到這世界不久時的事情。

從遮擋視力的塵暴裡成功摸到柔軟的布物，他邊吃著滿嘴沙邊打開營帳，進來這裡暫避。

這個營地看起來就是報廢了的樣子，看起來有人生活過的痕跡，但香再看清楚，都是「偽裝」成有人的營地。倒是生活用品和一些雜貨被放在這裡。

「香……」冰聽罷，不禁懷疑地問：「你真的不是殺人越貨？」

「你有病。」大概因為熟悉了，香也變得直來直往而不是一開始的客套：「我從來到這裡開始只遇到你，蟲也沒見過一條。這是千真萬確的。」

香說的不是無可能，這世界本來就是很怪異的，雖然這樣被安排好的確很奇怪。

「我倒是遇到人。」冰喝了一口水，平靜地回話。

「就是一開始跟你一起來那個嗎？丹麥先生，就是你的『大哥』。」他們沒有血緣關係，但丹在以前就很照顧冰，以大哥自稱。

同樣是剛來到這世界，冰很幸運地遇到熟人。雖然不是遇到親兄弟，但有人在旁總是比較安心。

然而兩個人卻悲劇地裝備不足，更悲劇地遇上塵暴，伴隨似是能把人掀起的烈風。

「趕快待在此。」丹負起老大哥的責任，把之前隨便拾來的拐杖塞給冰，要冰停在原地土丘不要動。

為了保護弟弟，丹決定留下冰，自己先往前方視察。然而，到沙塵暴停止，冰再沒有看見他回來。有賴丹留下的手杖，他才能佇在沙塵之中定住自己，也在路途上稍為減輕一點壓力。然而之前提過冰他們本身裝備嚴重不足，很快手杖就被用斷了，然後就是斷水斷糧……

聽罷，香隨即問：「所以你要找丹先生？」

「如果他沒死的話……」冰肯定地回答。

「這裡是……」他們看見眼前從黃土變成高聳的石壁，呈一排排風琴的形狀立在兩側，只讓出一條長長的走道供他們前行。說是石壁，這個石壁的體型就和地理頻道裡的大峽谷一模一樣，人和它一比只有螻蛄般細小。

然而為了證明是個末日國度般，這裡的風塵仍然是黃土一樣的顏色，毫無變化，甚至因為有奇石的襯托，看起來像置身在油畫中一樣。

冰費了一點心思終於把油燈點著，他單手提起並對香說跟緊他。隨著地形的演變，四周逐漸瀰漫一層薄薄的迷幻的白霧，使得他們以為自己置身在什麼神秘意境中。所幸當他們穿過這個通道，白霧便開始散去，這個時候他們才發現剛才空氣中有一種少見的濕冷，而且氣溫似乎也低了幾度，至現在也是，至少冰已經不會因為太熱而抱怨連連。

在走道的出口，他們居然見到有一棵全身黑禿禿的老櫟樹長在路中央，原來的沙漠幾乎見不到植物。這個世界是有少量長得像植物的東西，但到底是不是地球上他們認識的植物，他們心裡也沒譜，也不敢隨便破壞。

「那裡……」冰又喊出和上一句差不多的話，眼前所見，天空像被鑿穿一個大洞般，只有那被鑿穿的洞才看到一片澄藍的天空和自那天空身後被擋起來的太陽及其光線。所謂的「被擋」其實是指藍天破口以外，原先應該也是天空的地方被神秘的石造圓形穹頂蓋過，就像整個世界被圓形的東西罩住般。更不合理的是，唯一可以看到藍天的地方，還有飄浮其中的大型石碑，有五個，呈一個階梯排列，看似可以利用它們踏上天空，但又距離陸地那麼遠。不論是飄浮石碑，還是遮天穹頂，也刻著不明語言的文字。

「那裡……」或者是被這裡的鬼斧神工所驚到，冰只有能力重複同一句說話。從他們所在的地方還要遠眺一點，有一塊看起來圓圓的，似乎是從他們現在站著的地方孤立分離出來的土地。

「看到嗎？」冰喊住了香，要他特別留意這個地方。它周邊被濃霧籠罩，除了依稀看到地上的龜裂，就只有一如以往的黃土色，可是在迷霧之中，卻看見一些像是「火光」的橙黃色東西，橙黃的東西周邊緊緊傍著幾顆黑色的物體，看起來像是人類。

貌似正在圍坐著火光四周，取暖中的人。

香也覺得有點像人。只是他對此抱持著疑惑，人會在那裡不動這麼久嗎？

他們沒有多說幾句，已同樣了解到想繞到那邊看下。首先要找到路，峽谷唯一的走道，是一條旁邊就是懸崖的歪曲又陡斜的石頭路，兩個身影在呈現暗沉顏色的石頭一直往下走，每每無意中踢到一些嶙峋的小石頭，後者就會被踢到一旁深不見底的深淵裡。

但是任他們想靠近，卻苦無任何一條路可以接近那個地方。走著走著，反倒離得越來越遠。只能遠觀，無法接近。

「可能就算走到那裡，也只是看起來像人的石頭吧。」雖然香這番話乍看來是達不到目標才說出來的搪塞之詞，然而事實上是他有觀察過才說出來。一直在路上，他也有留意視線能觸及到的那裡，見到那「火光」和「人們」從沒移動過，他覺得那裡只是石頭而已。

能訪問這世界的人只有他們這種特殊的形態，有多少人可以來到這裡，他可以算出來。

雖然二人和整個山谷一比顯得十分渺小，但他們硬著頭皮越過去了。經過由藤蔓勾勒而成的X形籬笆之後，視野突然開闊起來。

他們見到一個湖。被泛起的煙霧所圍繞，湖面看起來灰白色的。在湖的中央，立著一棵黑色的櫟樹。

「湖……還是海？」冰困惑著。因為霧大到看不太清，他很自然抬起腿想踏進湖邊的「水」作試探，被香制止了。

香從口袋摸出一個充滿東方氣息，中間有著正方形缺口的圓形銅幣。冰以為是貨幣之類的東西，香把它投進湖中——這個五帝錢是以前自廟宇求回來後一直帶著，在這個世界應該沒有用，就當是投幣許願吧。

然而讓他們意外的是，並沒有聽見物品投進水裡應該有的聲音。

「下面……是空的。」香覺得是這樣。因為被霧圍繞，所以才迷惑到他們？

「也有可能是湖乾掉了，落入乾涸的河床。」冰最後說：「這樣的話，不好判斷這個湖實際有多深。不要過去了。」

二人遠離湖邊，逐漸走到一個交錯著房子的廢墟群。一個已經散發著廢棄氣息的古代沙漠城市，就像旅遊頻道裡介紹北非那樣的，由無數小房子組成，一層一層疊加上去。錯縱複雜的街道，他們只敢站在入口，不敢往裡面深入探索。只要一不留神，大概會在裡面迷路吧。

兩棟兩層式的民房一左一右歡迎他們。前方有一道倒下的階梯，還有越往深處走一定會碰上的瓦礫碎片。

「#@*……」然而他們同時間卻聽到一把很模糊，一閃即逝的人聲，把他們嚇一跳。

人類？一路上他們都沒遇到其他人甚至動物，連各地傳說中的古怪魔物，他們也沒有遇到一隻。

冰先確認自己和香是不是安全，好一會才將拳頭放下。回頭看過香，卻看見他一臉不敢置信。

「#@*……」寂靜了一段時間，異響又突然出現。冰認為要先找出聲音的來源，他詢問香的意見，這時香只是愣了愣，又點頭同意。

冰在角落把一些石塊堆砌成三角形的塔，作為最方便的認路標誌，然後開始和香在這座中東迷城緩慢地探索。雖然這裡應該沒風或是其他人破壞標誌，可是看見這座迷城像沒有盡頭一樣往上發展，冰不打算探入太深。

除此之外，他還不忘留意著香的反應。香雖然不是話嘮的人，可是聽到那個聲音後就有了一種神不守舍的感覺。就算香的表面行為並沒有太大分別，冰卻有一種異樣的直覺。

「剛才你聽到什麼了？」冰突如其來一問，香愣了愣，看往正走在他前方，冰的銀色鬚髮。

「沒什麼的。」

冰轉過頭，紫色的左眼斜著往後盯著香：「應該不只吧？我聽起來只是一些低沉的人聲。」

疑似人說話時語速柔和，夾帶話中停頓，吞口水的聲音。

香停下腳步，冰也跟著他一起停下，佇在街角轉彎位。

「那好像是粵語。」

冰一開始反應不過來，後來才恍然大悟：「喔，你的語言？」

「你居然知道？」倒是香驚訝起來了，事實上他的母語幾乎沒什麼人知道，在這地球而言，普通外國佬都會以為他用最多人說的那個語言。

「我有去過你的家。雖然在很久以前。」而且冰還保有閱讀的習慣，一些基本的知識，他還是知道的：「難道說是……認識的人？」

「不是。因為他說的，有些我也聽不懂。就像幾百年前的人會說的。」而且聲音也不像他所認識的人。

「這樣有可能是古代意識所留下的。」他們並不是永恒存在，有些經歷過朝代交替，可能在很久之前已消失了。

「至少我認識會說這種話的人並不是。」香說完後突然沉了一默，於是冰很自然地問：「怎麼了？」

「沒。我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之前，有個先人或者會說。」可能是抬著大包袱太久，香突然把它丟在地上，把它當椅子坐。

「我聽不懂。」由於對面人說得欲言又止，冰一臉迷惑。

「會說我語言的人只有那幾個。都不是他們，而是更古代的存在，已經消失了。」香慢悠悠地說：「我沒什麼同伴。直到死前都是一個人死去的。和他們有幾個相同點可是實際上差異很大，所以我沒什麼親族吧。」

氣氛突然急轉直下。

「怎麼會……就算是那個傻傻的丹，距離再遠，也和我相當親近的。」

「同一個目標的親族，我可是一個也沒有。」香微笑著講下去。「在最後，我和他們都翻臉了，所以沒人來送我最後一程。那段時光曾經有稍為來關心我的，反而是一些陌生卻充滿同情心，我一直沒想過和他們有怎樣交集的人。」

他和冰，正好是相對應的影子。反映到他們初來這世界的情況，開始香拿到足夠的物資，卻只有一個人；冰兩手空空，卻有丹這個親族陪著他。

「沒什麼。只是聽到有人在講自己的語言，有點感慨而已。」看來是休息夠了，香站起來，俐落地把千斤重再次扛起。

他們沿著街角走，那個聲音時有時無。對冰而言，只是莫名奇妙的雜訊而已。

「你好像比我年輕多了？」冰走在前方，頭也不回地向身後人搭話。

「對，外面的記錄來說我只有百多歲而已。哥哥你好。」

冰在心裡對最後一句翻了白眼。

「但其實我沒怎樣對別人提過。」香稍微頓下腳步，聽到腳步聲停下，冰回頭再看他。

「大概在千多年吧，我有『不小心』地覺醒過。」

冰偏一偏頭。很玩味的話。

「意識的誕生直到現在都找不出原因，最有可能是一班群眾聚集一起然後產生對當地的集眾意識，然後我們就會以豆丁的身份突然出現。」

「首次出現地名，會突然出現一個人，也有可能不會；建立一個城市，而這個城市日後會成為一個強大的王國時，又會突然出現。我這個名字是很近代才出現，可是古代的我曾經以無名氏醒來過一次。」他們就像被安排好般出生，又被安排好般死後到這個世界。

「後來我推測，可能是因為當時某國的上司逃到我這裡，才喚醒到我，這是目前唯一解釋到的原因。」

「小時候的我只是逗留在草原，好像可以聽到其他集眾意識的聲音。小小的我仰望著星空，思考著大陸還是一塊時，自己和其他意識是怎樣一起生活。」

「雖然和你的時間對不上，你在那時候已經出生了。可是我有可能聽過你的聲音，也有可能共處過呢。」

冰因為驚訝而稍為瞪大了眼。

「抱歉，好像嚇到你了。事實上現在的我已經什麼也聽不到。而且那段記憶已經久遠到好像是假的樣子。」香微仰起頭，似在回憶什麼：「可是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格格不入的，特別的。」

回神，視點落回冰身上：「我們總會附帶一些奇怪的傳說，當中最有名就是那個叫亞瑟（英國）的傢伙，可以實際看到妖精。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繼續說一些我家的傳說。」

「說吧。」冰幾乎是無縫接話。因為現在的香顯得特別的多話。

「大概久到連我身上的服裝也不夠老的時代。」香拉了下自己的紅色唐裝：「有個沒人知道真名的僧人四處遊歷，途經當時還沒有現在名字的『我』的住家。他隨身帶著一隻杯，過河的時候會把它放在水上，就會變大，方便他渡水。」

「有點像我那邊會聽到的童話故事。」冰聽罷，很自然地給了評論。

「經我口中說出來的確有點像。這是我家一個地名的傳說，因為沒人知道他的姓名，人們最後用這個事跡稱呼他，而他當時住過的廟也用了這個名字，最後再演變成地名。」

「我啊，還有個小時候自己身處一隻大型的茶杯上飄揚過海的印象，一個疑幻似真的記憶。但是那個我是睡著的。」香輕輕一笑地說著：「不過，我最羨慕的傳說就是這個。像那個高人一樣四處遊歷，自由自在的，我可無法做到。」

冰停下腳步，回頭看著香，這裡正好又是一個轉角。

「現在的我們就在做著這個了。」冰回答他。

「對，以前的我無法想像，現在的我終於能實現了。」香點點頭說。

冰陷入沉默，正在此時，他看向原本要走的方向，疑惑地問：「那裡是……？」

在他們面前有一片瓦礫，幾根破爛的船頭呈豎立狀冒出頭來，而那個不停循環播放的物體就是藏在這裡之下，聲音很明顯是從這裡發出來的。

只需一個眼神，冰就從香手中接過泥鏟，俐落地把上方的阻礙逐漸清除掉。

石頭、沙子、碎片……當快要挖到底部，香這時已戴起手套，直接把剩下的東西撥開。

結果出乎他們意料，是個大螺貝。此時聲音又突然響起。

真的……非常靈異。不過在這個世界，又不是什麼怪事。

他轉向香，看見後者皺著眉很認真地思考，但最後還是放棄式搖頭。

「硬要說的話，他好像說了一個詞『寂寞』，和我家的讀音一模一樣。」要解讀幾百年前的語言，太難為香了。

「寂寞……」冰仔細咀嚼著，在這個渺無人煙的世界，一個留下這段聲音的人，他實際的心情。

「他的名字是這樣寫的。」香隨手拾起木條，在砂土畫出兩個冰看不懂的「圖案」，冰知道這不是圖案而是香使用的文字：「我想只有他了，曾經是我和我有血緣的人的土地上最有名的先祖。」

「最後被併合，存在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在我這個年輕人正式出現前已消失了。」

「這的確……他也是我們一樣，死後來到這個世界了。」所以任何意識，也會無可避免來到這裡嗎？在他們之前已經有無數個先例，只是沒一人能夠跑到他們面前說出這件他們不知道的事實。

冰垂下頭，香仰著頭，都不約而同地沉思著。

「冰，你是想離開這裡吧？」香站得有點累，乾脆坐在一艘比較完整的船體上，靜靜地盯著他。

「當然，這裡是墓場，沒可能待久的。可是……」冰無奈地看著螺貝，「似乎沒一個人能離開這裡。」

「香，你想留在這裡嗎？」冰在香講述杯渡的傳說已經察覺到，香並不抱著和他一樣的想法，反倒在這個世界樂在其中。

「一開始我也想離開。但是現在感覺四處旅行也不錯。」香在說出這話的時候，冰注意到，香的臉色青了一下。

「以前沒什麼自由，都要受到上司制約，人們的行動又會影響到自己，無法由自己決定任何事。現在我不需要擔心這個，想去哪就去哪。」

香摸了摸自己身後的包：「假如糧食用盡又離不開，找個夠高的崖跳下去就行。」

「我明白。」冰也認同，他們的確有很多事身不由己，現在的狀態反而才是真正地為了「自己」：「可是只有離開這裡才有未來，我們需要試一試。」

香明瞭，他笑著站起來，伸出手來：「這樣我們一起找出口，你跟著我四處去，順道陪我一起去旅行，怎樣？」

冰笑了笑，皮膚白到完全不受日照影響的手握住香的手掌。

「你真的很特別。」香由衷地說：「西方人好像什麼時候都樂觀向上。」

「你只是比較考慮到現實而已。」在冰眼中，香也不是那種很會悲觀絕望的人，只是平平淡淡地接受這一切，隨即實行怎樣在這個世界活下去，這種應變能力冰也很佩服。話鋒一轉，冰忽然俏皮地道：「不過我是比較特別的沒錯。」

「是是，你的眼瞳很特別，像紫薯一樣美。」香反應敏捷，還順勢調侃了一把。

「……」

事實上冰的樣子真的很突出，真不愧是血統優勢，而且和一般西方人不同，他的髮色已經淺到接近白銀的程度，加上同樣不常見的紫羅蘭眼瞳，看著好像精靈一般。這種話，香現在是不會說的，說出來那傢伙肯定先臭美起來。

短暫的沉默過後，香冰不禁一起哈哈笑出聲，由心而發。

「香。」這是突然的靈機一觸，冰看到瓦礫上的殘體，語氣既驚且喜地問：「剛才你不是說了個渡水的故事？」

……

「是不是真的能用呢？」「是有點重，不過這隻看來最完好，底部看起來沒有會進水的地方。」

他們花盡九牛二虎之力把一隻完整的小船搬到剛才經過的湖畔，冰用力在船尾往前一推，整隻船向前移到湖面上，然後神奇的事情發生了，什麼水聲和漣漪也沒有，小船就這樣直接站在湖上。因為湖面以至四周都泛著白霧，始終無法看清下面有什麼，看著就像一隻懸空運行的船。

看來要接受現實，這個世界果然好多東西都無法解釋。

他們本來打算用腿一直走下去，若不是冰靈機一觸的話。雖然會離原先想去看的營地越來越遠，但是現在已經沒所謂了，那個地方感覺去到只會是死胡同而已。

香用在瓦礫找到的長木棒定住小船，以免冰用力過頭推走了。之後他小心翼翼地走上船，避免船因為自己的體重偏移。

「划船你應該會吧？」冰雙手緊扶著船沿，負責擔任發動馬達。

「以前我是龍舟隊的。」香站得筆直，一手把行李和備用船槳（同樣是找回來的長木條）丟在船上，另一手扶著主力船槳半插入湖中，看起來真像影集中常見的碼頭船夫。

冰低頭偷笑，隨後雙手用力往前推，在船離岸一刻踏跳上去。然後坐下來，雙手拿起兩條木棒划起來。一個前方劃著水領航，一個在後方繼續當動力來源。他們預備好手電筒，當強光在濃密的霧氣中打起來，只有一艘船在似是沒有盡頭的湖面穿過濃霧，並安靜地駛下去。

（第二章完）

第三章

「香……」自昏沉的意識空間，響起了冰的聲音。

香睜開眼睛，像個沒事人一樣，自昏睡中清醒。

在這空曠、暗沉的山洞裡，他席地而睡，躺在粗獷難忍的砂礫之上。這裡無論是哪個角度，都是乾涸的砂土組成。在全然缺水的地帶裡，他們躲在天然形成的山洞，從圓型的窗口看出去，這次往外面看到的並不是像之前奇異地飄在空中的石碑，而是永恒的黑夜。只有在無法接觸到的遠方，與地平線相會的那一處，才會泛起一些魚肚白，為這個地域提供有限的照明。

冰叫醒香以後，就開始自動自覺地收拾行李。

他們在這個極為荒蕪的地域已經一段時間，荒蕪到什麼都沒有，雖然香有一定的存糧，可是這樣坐食山空下去並不是辦法。香與冰，交換了出發的眼神，今天仍然要找出盡快離開這地域的方法。

每一個地域，都有明顯的改變。從最具死亡威脅的炎熱沙漠，到達如同畫作一樣光陸怪離的末日廢墟，到現在來到這一片無盡的荒野。雖然同樣站在浩瀚的沙海上，但是僅有微弱的魚肚白照明，看起來更像暗沉的卡其色。

而且，荒野總刮起混雜塵沙的風，在沒有被魚肚白照到的另一邊，顯得像被黑色的風沙所圍繞，連帶在此之間聳立著的自然巨石，也顯得像魔王居住的古堡。

冰走在前方，拿著手杖，背後終於掛起縫製的包，在強悍的風中開起路。香雙手握著身後的包袱肩帶，在後面跟著。二人的身影被泛著魚肚白的天空所襯托，細如兩個小黑影，在高低起伏的黑色地平線上緩緩移動著。

沒有太陽的世界，氣溫自然下降幾度，即使沒有到沙漠黑夜的嚴寒，不過冷風吹來，穿透自己的衣服直抵胸口，也不是讓人好受，最少香就在快要著涼和勉強撐住之間搖擺不定。

他看向前方健步如飛的冰，長腿穿著沾滿沙子，卻十分有效的白色馬丁靴，再看了下自己的道士鞋，不禁有點悲傷。

不經意地往右方一望，那一片泛著魚肚色的白和壯觀的沙漠地形使得他看得出神來。

「在看什麼？」回過神，冰也轉頭來問他。

「沒什麼。單純覺得很漂亮。」他們二人站在沙之頂端，除了他們以外，似乎沒有其他人的世界。二人都相對而立，一起盯著遠方的魚肚白，烈風此時把他們的衣服吹得拂拂揚揚。

「對啊，不經不覺……」他們一同同行，走過無數的土地，真是很特別的一次冒險，更不知道的是，除了死亡，有沒結束的一天。

接著一直走就是這個了……二人看回本來要走的方向，沿著沙路繼續往上，盡頭是一個又一個漸漸高聳的砂化建築群。這些建築群呈現一個似被人工開鑿過的狀態，粗獷原始的外表就像天然風化而成的堡壘，但是上面一個又一個或圓或方的洞窗又像人工製作而成。有點像人類就地利用資源建成的石堡。

那個方向的建築群因為不在魚肚白的方向，看起來被黑色的氛圍所圍繞，有點像——

「魔王堡。」香由衷而發地說。

「總覺得好像在接受審判的考驗。」冰不禁覺得自己像是文學中遊歷地獄的主人公。不同的是他身邊有香的陪伴。

一層之上又一層，又有黑霧看不清情況，到底走到最後會看到什麼呢？

幾經辛苦終於爬上去，在一個有點像現代大橋斷掉一半的遺跡上，冰先登頂，再把香拉上來。

不禁呼出一口氣，二人看向之前曾經是地面，現在只有一片混沌的路段，沒想到自己居然爬到那麼高。這裡的日光完全不足，在他們身下的建築皆已埋沒在黑暗裡，他們途經的沙海也被揚起黑塵的風遮得模糊不清，而魚肚白也變成小小的瑟縮在一角。這裡就像無法被光透進來般。

冰這時才把包頭巾解下，把上面的沙塵甩開，香則戴著唯一一塊勉強發揮護目作用的墨鏡。他們的裝備很明顯不夠用於這裡充滿風沙的環境，而烈風也使得香揹著大行李的身影搖搖欲墜。

他們從這條緩慢砂化的大橋仰頭而望，一直往上而去是一個巨型的圓形建築，就是歐洲的鬥獸場建築。在這個惡劣的環境，表面已被烈風侵蝕，到處都是裂痕。

冰走路比較穩，伸出手牽著像企鵝般走著的香，在有點傾斜的橋面行走。這裡的末日感很重，似乎是現代公路大橋的東西搞得像被風暴直接弄斷，只餘一半，而且稍為往下歪斜，本應工整的圍欄也被風化侵蝕得不成形體。他們在走路時時刻提防著破洞或是不顯眼的裂痕令他們掉進深不可見的深淵。

當小心翼翼地過完，他們便見到新的巨型風化建築群，無數洞窟窗口開鑿在石壁之中，就連他們腳下的新地面原來也是橋，像中古世紀沿著山道建立的那種，長長的橋擁有一個接一個細小的窗口。按理，他們應該走到裡面躲避風沙才對，香對此表現得尤其興趣，然而都找不到爬進去的方法，想到下方就是無底深谷，謹慎的他最後還是放棄了。

他們以為這只是一次風比較大的冒險，孰不知危機已悄悄向他們逼近。

「風聲……」冰一下子警覺起來，「變大了…？」

「沙塵暴嗎？」香一起駐足觀察。

從黑暗中，鑽出一個螺旋形的風暴，與之前只是餵他們吃沙的不在一個等級。

「龍捲風？」冰張嘴大叫，二人立即意會過來，連忙往前跑。

但是人的力量是鬥不過自然現象的，他們只來得及跑進橋裡面的孔口，再在那循著小路往下走，風暴已經席捲整個建築。

在被風沙遮蔽之前，他們勉強看到下面的路是環形的，呈幾個圓環的方式向下伸展，可是盡頭是什麼來不及看到，空氣已經瀰漫著棕啡色的塵沙，瞬間把視野降到最低點。

香走在前方，冰殿後。前者回頭一望，在漫天昏黃色之中，只看到額外特別的白色，應該是冰的頭髮，「飄浮」在自己後面。同時風的聲音蓋過一切，顯得前後左右，好像只剩下自己般，相當緊張。

香想停下躲起一陣子，但風暴直接攻擊身後的建築物，隨即隆隆倒塌的聲音，相當駭人。他揚起手抵擋風沙，像瞎子摸象般嘗試前進。

想張嘴呼喊冰，卻即時吃到風沙。倒塌聲離自己越來越近，他只能持續前進，只希望冰仍然好好跟著自己。

他不緊不慢地摸著空氣前進，終於右手觸及到尖銳的岩石，皮膚瞬間被刺破。

右腳也不慎撞上埋伏著的石頭，香吃痛地喊了一聲，繼續走下去。

此時，一塊頗大的石塊從上空墮落，雖然沒擊中他，但是卻砸在腳前，使他一時不慎被絆一腳，致使整個人失去平衡翻倒。

右邊是石壁，左邊卻是什麼也沒有的懸崖。

風中，白色的身影迅速衝過來，奮身抱著香，二人就這樣在下斜的小路一起滾到底。

地面上尖銳的小石屑使得香背後和四肢掛上更多的彩，可是後腦勺被冰好好的一手墊住，反而沒有受嚴重的傷。

「太好了，」他聽見臉部觸碰到的胸膛發出聲音：「你沒事——」碰。

他突然聽見對方遭受重擊的聲音，然後一片死寂。

風暴在重創遺蹟過後迅速移到下個地方，只留下半毀的廢墟。青年拖著受傷的腿跪在躺倒著的青年旁邊。

觸目驚心的血液很快便浸透青年的右眼，和右眼連接著的，是一塊好死不死突出來的尖銳石頭，石頭上血跡斑斑。

這個世界不會死吧？

應該說他們本身已經死了，不會再死一次吧？

他們躲在一個小小的洞窿裡，銀髮青年躺在蓆上，臉上的血跡已清理掉，傷口已用繃帶牢牢保護，然而青年卻持續陷入昏迷狀態。

沒有細菌的世界，他不會併發出任何致命的疾病，實在是這世界唯一慶幸的事，可是疼痛和傷口卻是存在的，反映在本來的右眼位置之上。

香一直照顧著他，不肯定過了多久，卻完全不見冰蘇醒的氣息。最平常的情況，是一直沉沉的昏睡著，對外界沒有反應；有時好像做著夢，可是慘叫著痛，喊到另一隻健存的眼睛不停流淚；很罕見的時候，是喊著香的名字，那個拯救時一刻所用的語調，就連夢中也似乎重複著之前的事。

香其實照顧得很累很累。冰仍然毫無起息。他不是沒崩潰哭喊過，只是過後還是要面對仍然昏迷的冰而已。只能鋌而不捨照顧他。

他交握雙拳，祈禱著冰信仰的神能拯救他。雖然他們被扔到這個世界，信仰在這裡已經成為懷疑的東西，可是在無依無靠的時候，只有這個可以依賴了。

當年教育他的亞瑟先生，對他說過很多關於他們歐洲各國都會信仰的寓言們。每個他都有印象，只是他和其他遠東鄰居一樣，不像他們那麼相信而已。

但此刻，他很希望那一位能救阿冰。突然發現原來冰是可以沒辦法繼續陪著自己的。

巨大的孤獨感，還有哀傷。

他發現心中像黑洞的情感狠狠地蛀蝕著，逼到連身體也出現不舒服，心臟也一陣一陣的抽搐起來。

他瞪著茶色的眼睛，眼也不眨，小心地取出行李中的草藥幫冰敷蓋眼睛的傷口。

冰在自己心中屬於什麼地位？突然，心中有把聲音問起他來。

不合事宜地發問，卻一矢中的。

他自己又不是傻子，只是需要靜下心察覺自己罷了。

這世界只剩下他們二人。

沒辦法不要對方，不能沒了對方。

除此以外，還有股以外的情感發酵著……是這樣啊。

他的國家並沒有明文合法這個，只有公眾的態度可以推斷。

很多人保持寬容，也有很多人不能接受。

他自己嘛，其實意識們，因為是個意識，他們本來就不是普通的人類。不管男女，他們遇到有意的意識，就會喜歡對方。

所以，他也只有喜歡上了，這個恍然大悟，平靜如常的情感。

是外貌？他承認有點外貌協會。

是內在？雖然認識不久，但偏偏在這個特殊的環境，反倒把對方理解得最為深刻。

還是特殊的環境導致他產生了一些革命情感？導致他以為喜歡上他，因為這個世界只剩下他們，所以喜歡上唯一的夥伴。

無論如何，他只希望他能醒來，無論對方想法是怎樣，他只要清楚自己情感就行。

冰知道自己正處於夢境裡。做夢者還知道自己在做夢，看來外面的自己睡得不太安穩。

話需如此，冰只知道正在做夢，但是現實世界發生過什麼，他完全沒印象，屬於半夢半醒狀態。

他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一個完整又精采的劇本，因此他想看完結局。夢醒後，他想把這個劇情帶出去，如果還能完整地記得的話。

他正在吊橋上走著，此時正值白天，日光把四周的山景照得發亮，整個天空也是亮白色的，而他也很有喜歡這難得的天氣。

這個時候，他和香不期而遇。

「香！」冰高興地呼喊一聲，而香轉過頭微笑以對。

他在橋上快步走過去，下意識地抓著香的手臂。站在微微晃動的橋面上，感覺起來有點昏頭轉向。

「一起走吧。」他說完後，香點點頭，順著和他一起走了一段路。

「真漂亮的地方。」冰盯著沿路的景色，雖然此刻的冰想不起現實，可是仍下意識地向香問著最想問的話：「這樣你現在不會想留在那個鳥不生蛋的鬼地方吧？」

香的茶瞳靜靜地看向他：「如果一切回到原本和平的時光，你還會記得我，喜歡著我嗎？」

換成現實的香一定不會這樣說，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冰的實際情感。

但是，這裡是潛意識的一面鏡子。

冰有點愣住了，心跳聲伴隨著吊橋的晃動上上下下。

有一種差點窒息的緊張感。

他因為響亮的跳聲而心煩意亂，然而意志卻十分堅定，幾乎馬上回答：「當然是會的。」

當他回答過後，他們已經從走吊橋不知不覺變成走石橋，夢境就是這樣毫無邏輯。

不在吊橋上，心跳仍然激烈。他忽然想起吊橋效應這回事，可是哪怕不在橋上，他的答案並不會改變。

最後，四周像播放著電影結尾一般，響起冰自白的聲音，最真實的心聲：「無論如何，我也不要你放棄活下去。」伴隨著聲音落下，陷入一片白光中。

冰微微顫動著左眼，掙扎多時，終於成功睜開。

那個很強烈的心跳聲還在現實提醒著自己。原來如此。這個心跳聲是真的，有些身體反應也是真實世界影響到夢中的。他花了一些時間，稍為分辨夢境和現實……還有自己的情況，右眼那個明顯的痛楚。

不過，如果不是這個像身體防禦機制般適時出現的心跳，他會不會就這樣一直睡下去……

他把能記起的夢境碎片都整理一次。本來能寫成一首壯麗史詩的故事在回到現實後瞬間無法記想起來。但是，他還深深記著蘇醒前最後一幕。

他是什麼時候喜歡上他的？

因為突然的大災難才正式認識，生出感情，互相倚賴，逃跑時的心跳讓自己以為是愛？

對方的性別他毫不在意，對他而言是個愛的人就足夠了，疑問在於其本身。

如果真的可以回到現實世界，他們還算是理解對方，並永遠相處下去嗎？

末日的相處和和平世界是不一樣的。

……他卻發現沒有結果。

因為當下的現實就在這個死亡沙漠裡，怎可能分到哪些才是吊橋效應。

無論如何，他非常不願意對方在中途出意外離去，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

定下神後，第一眼就注意到香。

香的手拿著藥，按在自己的臉上，而他也正看著自己。

除了藥物的氣味外，他還感受到對方手上貼著多塊止血膠布的觸感。

冰開口想說什麼，不過可能太虛弱的關係，只能吐出不知所云的氣音。

但其實，可能只是想說句「抱一下我」而已。無論香真不真的聽得懂，他的行動符合了。

青年展開雙臂，緊緊抱著對方的脖子。

雖然但是全身還是又累又痛。冰稍微舉起沉重的手掌。

現在在看著香的後腦。

小小的洞窟，摇曳的火光映照出二人長長的影子。

醒來後，原來右眼的位置已被繃帶保護得完美。雖然他還感覺到眼球仍在，如果是位於醫學昌明的現世，可能會好起來，可是偏偏卻在這裡。就算沒有細菌沒有病毒，為了避免傷口被拉扯惡化，香只好親手把冰包成獨眼。

「漂亮的一隻眼沒了。」香真心可惜著這點，他實在非常喜歡冰的眼睛。

「只是紫薯沒了一個而已。」冰的狀態尚在回復，不禁有點虛弱。然而仍然努力嘗試幽默一下，甚至一直被紫眼盯著，香也沒發現到，冰看他的眼神溫柔很多。

「你是什麼愛吃鬼……這個時候還想著紫薯。」

「我對這個很有興趣。以前見過弗朗西斯（法國）收到菊先生（日本）寄來的禮物有紫薯。」

「味道很好。」香低頭檢查著給冰用的每份藥還剩多少。

「很想試試。」冰靠在牆上懶洋洋地感嘆，如果能逃出這個世界的話……

「希望有機會。」香聽明白冰的意思，如果能逃出這裡，他會帶他去吃，順道帶他去探索他家好吃的。忍不住編織著未來的幻想，這是很久很久沒重燃過的動力。他也從這個耿直的西方BOY身上得到勇氣。

當冰復元後，二人再次行動。歷險是無法結束的，因為水與食物的問題。照顧冰而停留的幾天期間一點一點在消耗，好死不死這個地域丁點像樣的東西都沒有。

他們把目光投向看似是終點的「群山之上」。

這裡總會出現人類建築物的殘骸，劇場、拱門、塔，有些只剩下一部分甚至飄浮在空中，可是它們之間有所聯繫，只要爬過一座又一座，就可以找到路一直往上走，或是兩個建築物之間只有一道細小縫隙，那就可以跳過去。

路途上香總小心留意著身後的冰有沒身體異常，結果冰儼如一副雙眼還健全的狀態下故我地健步如飛，還逗起來和香玩追逐，香忍著吐嘈的衝動，好不容易止著他的行為，認真地說教起來。

「嗯，不用擔心。」冰突如其來地摸一下香的頭，他有點愕然，然後身後的大包袱突然被往後拉扯，冰順勢地翻出之前為了減輕香負擔背著的小縫包（目前被香以身體未恢復為由禁止背負一切重物），迅速掛在身上，一蹦一蹦地往前跳走。

香想請教下有沒可以撥到現實的電話，他想叫一下病院把眼前人送去檢查腦袋。怎麼性格和一開始認識時這麼不同？

或者是打開效果卓群，他們不知不覺登上高空中一座被迷霧圍繞著外形像皇冠的巨大岩石群，幾乎和山一樣高。

雙腿踏在荒蕪的石頭表面上。然而並不是原始粗獷的觸感，反而被打磨過，地面很光滑。

二人站在只存在他們的舞台上。四周一片死寂，這種異常也使得他們收起玩鬧的心情。香站到冰身前，手拿著燈，稍為減弱黑暗的環境和纏繞四周的薄霧帶來的詭異感。

舞台。說起來，這裡看起來有種遊樂園的感覺。

不是科技感的機動遊戲，而是很多年前隨便搭一個棚，不時遷拆的賣藝劇團。

巨大的環形招牌鋼架。鋼架上寫著一些拉丁字母，香完全看不懂是哪國話，出乎意料冰也不知道。

他們穿過招牌下的空間，儼如走進遊樂園的入口般。走到中央，他們看見了，很多四散放著的黑色箱子。再看真一點，這些長方形的東西居然是棺材，不屬於任何一種宗教樣式，僅僅可以躺進一個人的樸素箱子。

有些落在再遠的、因為天色太暗而水面呈現黑色的小湖，居然還有異常巨型的荷葉把它們托起，避免被水沾濕。

他們呆住了。而在附近，非常不合邏輯地出現由書櫃組成的臨時圖書館，還有辦公桌和放在桌上的大量文件，似乎這些將會解答到他們的問題。

前人跟他們經歷一樣的冒險，來到這裡，把他們所知道的事情記在紙上。前人所不知道的，之後來到的人再把他們知道的補上去。

從這些記錄，香冰才知道：

這裡就是意識的墓場。

有像香冰他們冥冥中找到來的，也有放棄「生存欲」，通往墓場的入口就會出現在他們面前，無論在這世界的哪個角落。

最後每個人都會來到這裡，因為人總會有絕望的一天。

只要絕望，人們便會自覺踏進去沉睡。

他們不禁看著地上的棺材。有些是空的，有些已合上。空著的是還未放棄的人嗎？還是很快便會來到這兒？

專門預備給他們的棺木。沮喪，就是二人共同的情緒。

所謂的終點，就是只有放棄然後等死了嗎？

香在棺木四周走一遍，在上面會刻著名字，他看見有認識的名字，例如亞瑟先生。居然早已經到達而且兩腳踏進棺材裡，實在讓他意外。但是當他見到澳門的棺木，而且已經緊閉著，他震驚了。

冰擔心地看向他。沒記錯，這個就是香的親屬……

無法相信眼前的現實，香直接把頂蓋推開來。直至見到裡面的真相。

他不禁喃喃自語：「果然，是不會有好的結局……」

當他說及這個說話時，他的臉色可見地變成青色，甚至身影也漸漸褪色起來，然而，一直緊密留意著狀況的冰卻撲上去，狠狠地抱著他。

也因為這一下，香才被打斷漸漸加強的墮落想法。

冰終於知道先前香臉色的異常是什麼原因，只要求生的意志開始不堅定，就會真的被拉進去了。

「已經走到這裡來，還有什麼好絕望的，不是嗎？」冰在青年耳邊低聲地安慰起來。其後，輕輕放開對方，冰面色堅定，不徐不緩地說：「我們還可以在外面的世界四處遊歷。只要還活著。」像杯渡一樣，自由自在的。

「冰。」有時香真覺得冰的意志力像給鋼鐵水泥強化過。大概對這個終日和火山強風暴雪為伴的北國來說，一直以來飽受威脅，因此在末日世界這裡掙扎求存也不見得有多絕望了。

冰也報以微笑。眼角餘光無意間瞄到一個棺木，這時他才發現，那個蓋子並沒有緊緊合上，因此露出在裡面一隻熟悉的手，透過袖口的顏色，還有向來闊大的掌型。

他也同時找到失蹤大哥的下落了。

但是，他沒有任何表示，只是把目光默默移走而已。

（第三章完）

第四章（結局）

他們在墓場多留一會，冰想整理和細閱前人留下的記錄——或者很愚蠢，但他仍然未放棄，還想從眾多手記中找出有可能被人忽視的逃出方法。

香脫下鞋子在湖面上的每一個棺木之間穿梭。每一個都代表著一段歷史，作為碩果僅存能活著到這裡的他，或者是對著同一種身份的意識人們所能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幫他們上香——真正的線香是沒有，但自己的名字和香息息相關，所以叫他們將就下……？而香也好好按照自家傳統民俗的方式參拜。

他順道也找一下自己和冰的棺木。冰的在湖上，之後在岸邊找到自己的。他們距離遠，所以不在一起嗎？於是他做了個毫無意義的舉動，就是把自己的拉到湖上放在隔壁。

真是瘋了。

不過這一拉，卻把幾根香燭紙錢一起拉出來。本來默默躲在棺木邊緣，幾乎沒有注目點。

讓他感到有點意外的東西。

拜祭用的東西，而祭祀的對象是他。

其他會這些傳統的意識也和他一樣來到這裡了。

唯一可能會做的就是並非意識的普通人們。

心中很是複雜。

祭品小小的，可是，原來還有人記得他。

雖然不知道是誰，可是，按這個世界不會無緣無故種出食物看來，一開始拿到的食物原來都是別人燒下來具現化的。

原來冰和丹一開始什麼也沒有，而他卻像被安排般得到活下去的食糧和行李。

……是這樣嘛，謝謝。

辦公桌，冰正閱讀留下來的一篇篇筆記。有些熱心的人會把心路歷程記到塞滿書櫃，真的一年半載也看不完……非常不利於找出離開的方法。

其實他不知道有沒人成功離開，又留下離開的方法。但是這裡算是留下來的人的最後堡壘了，人類最後的知識庫。要他漫無目的地找不如在這摸索。

所有人一開始抱著希望，最後放棄並死去。有些人嘗試用記錄的方式尋找出路，最後仍然被絕望吞噬。

冰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神級幸運可以找出別人也找不到的路，每知道多一分，他也不禁心中越來越沉（和前人一樣），可是靠著意志力還有在附近晃來晃去的香，堅持看下去。

他把似乎是不中用的資料邊擔心錯過什麼邊丟到一旁，忍不住放空一下，雙眼無自覺地投向入口的圓環。

那到底是什麼語言？

香是東方人，不是他那邊的話，那就是自己這邊了。

靈機一觸，冰打起精神跑去研究前人有沒留下什麼資訊。

在這世界留下一句話，不知道有什麼意思呢。

的確有人研究過，可是他們也研究不出來，一句看似簡短的話就這樣被蒙上一層疑團。

好處是前人已經把不少可能剔除，得到的結果卻讓冰大吃一驚。

看來不像是實際存在的語言。

沒有標點和空格，只有字母，西方語言基本不好分辨是什麼。前人大概嘗試過用他們已知的語言唸一次，甚至有些博學的人能唸上古語言，仍然無法解讀是什麼。

前人是以前環的標語可能是咒語的前提下假設的，這點冰也認同。

冰嘗試用自己家的語言唸一次，結果理所當然是不知所云。

或者這個解讀出來可能真的有意思？冰隨手抓起一張稿紙，小心翼翼地抄寫下來。

他抬頭低頭來回抄寫過後，再次抬起頭時，香已經無聲無息地回來了。看著工作的冰，臉上好像想問你在做什麼。

「出發啦。」冰笑著回應，紙收進口袋裡：「要學習像杯渡先生一樣，四處去。」

他相信有很長的時間可以研究，即使至死也研究不出，也沒什麼大不了。

澄藍的天空，萬里無雲。稀有地一點也不熱的溫度。

第一次看到好到不行的天氣。

在一片裂成網格狀的土地上，兩個少年的身影正在同步前行。

除了缺水而龜裂的地面外，還有一些奇形怪狀的瘦嶠岩石，不過這不是重點。

那個偏向炎熱可是攻擊力不強的初夏日照打在他們身上，照得露出來的皮膚閃閃發亮。

他們終於感受到一次像樣的旅行。

香很自然地遞出開封的易拉罐，冰自然地把裡面的乾肉條拉出來放進口中。邊吃著，邊前進著。在這片看似沒有盡頭的路上，他們終於可以好好地睜大眼睛，看著四周壯觀的風景。只要不處於生命危險裡，這裡就和地球上某個角落的大型地質公園一樣，可以像個遊客般欣賞這個世界。

他們攀上岩石，由高處可以眺望將會前進的平原，一片小小的灰色，被藍色的氣體稍稍遮蓋。在這片巨型的荒地上，人的身體只佔這裡的一個點，但是並無影響他們前進的步伐。他們互相對方說話，或者有時靜下來專心走路。

這片澄藍的天逐漸染上晚霞。同時，他們又到達一片沙漠，與一開始遇到對方時很像。（或者是另一片沙漠，不清楚。）

極端寒冷的夜，香自我包裝成粽子躲在火堆旁邊靠著烘燒自己，手指下意識地把玩掌上的小沙瓶。從上上一個地域他收集了一些沙子當作紀念，冰身上也有一個在這裡收集的沙瓶，如果把兩個沙瓶放在一起，會發現兩種沙土的顏色不一樣。這種差異才讓他感受到時間的流逝，在冰的陪伴下，跨過多少足以死亡的場所。

「還好嗎，今天走很多路。」冰悄悄地坐在身旁，在忽明忽暗的營火前，兩個身影倚靠著唯一的熱源，安靜地欣賞夜空。

即使有熊熊火光，在這個沙漠根本微不足道，光線完全無法影響天空之上，巨大的星盤仍然清晰可見。

「好冷噢。」香沒什麼疲態，一直仰頭觀看，這些星大得仿佛伸手一撥就會掉下來砸到自己般，離自己很近。不過這裡並沒有銀河，他們所見的只有一群閃光點而已。

冰看了香一眼，微微一笑，再仰頭看天，逕自說著：

「那個是羊的頭，最大的星星是眼睛。這樣看起來，頭下方四顆好像正方形的星就像是它的軀體。」他用著導遊介紹的聲線，回到生前總是做著的工作，正向香這旅人介紹北國編撰的神話。

這時，天空亮起手電筒的光，強力的光源成為一道光線，直接射向某顆星星：「這幾顆看起來像是連起來的，像個迴紋一樣，或者可以叫它做迴紋針爺爺。」

他很認真地指向天上的星群們，用想像力講解一套不同於地球的星座體系，它們的神話。唯一為這裡的星星命名的人和唯一知道這些星星叫什麼名字的人，只屬於他們兩個的神話故事。

香聽著，沉迷在這個星海世界裡。他思考了一會，有感而發地說：「以後就要開始熟識這些星星了。」

「嗯。」冰點點頭。之後認路就不會靠北極星，而是可能靠那個迴紋針了。

營火稍微變弱一點，可是在熄滅前，也足夠讓他們好好過夜了。香已經在帳篷裡休息去，冰則抗著嚴寒在營火旁邊閱讀。這裡很冷，不過他向來活在北國，其實只要有營火伴著就不會冷得他一直哆嗦。

冰看著在墓場抄來的手紙，一次又一次的唸著神秘來源的文字。用他所知的各種語言，隔壁島的原住民語他也有點認識，應該是其他人不知道的語言，就是沒有效果——他所追求的效果，就是可能突然閃過一道光，然後他和香像個沒事人一樣回到現實世界。

他相信前人的說法，這是一句咒文，只要解讀出來，或者就可以回去。如同緊抓大海中唯一的浮木般，一絲希望，不管是多無稽也好，冰也會嘗試一下。何況他還有很多時間。

和香也討論過，香也嘗試把他知道的語言拼音化唸出來，最後的結果是給他說好笑又莫名奇妙，完全不是正常句子，很快便放棄了。

其實用他家的語言也是，只是一堆發音而已，組合不到意思。

還有什麼語言是可以挑戰呢？以冰自己這個小島而言，他會的語言比起能在大陸上和各種人群來往的人們而言，實在貧乏。可是正正就是他是個島，保留很多獨有的風俗，那些大陸的人也無法接觸到的事情。

假設是魔法咒文。

他並不是魔法師世家出身，可是可以看到在他土地上生長的特異存在，普通人類看不到的妖精。這些妖精的故事流傳成自家古老的傳說，成就了他，在云云意識中顯得格外奇幻。那個獨特的物種，同樣擁有一門不為人知的語言。

他閉上眼，努力地回憶起來。

「要有光。」依照著音節，唸出紙上文字。

啪的一聲，手指尖端憑空出現一團小小的火焰。身為手指主人，卻感覺不到任何燃燒感，只感受到火焰帶來的暖意。

他瞪大眼睛，怔怔地看著這團帶來希望的火光。

在沙漠流浪的又一個晚上，兩個人坐著仰望滿天星斗。只要塵土揚起，又或者風暴靠來，他們就可以被瞬間淹沒。人就是那麼的渺小。

「你有聽過輪迴嗎？」禁不住這個寂靜的氣氛，香突然向同伴詢問一下一些奇怪的思考人生問題。

「是那個宗教概念嗎？」冰也有這個知識，雖然說他家不流行這個。

「對啊，我們本身由宇宙轉生到人界，在人界所做的一切，將會評定好壞，決定你轉生到什麼環境。」

他們從地球來到這個死後的世界，假設最終釘上棺蓋，他們將會到哪兒呢。

營火照得二人背後的影子逐漸拉長，至末尾融合一起。香的視線從冰本來很白的側臉移向在蓆上的手指，在火光下顯得白皙無暇。他靜靜地把指尖靠過去，又像故意維持著不觸碰到的狀態般，僅僅在對方指縫前逗留。

「如果有下一世，還會不會和今生的人，保持著同樣的關係？」香好奇地問。「親屬，配偶，或是朋友？」

冰思考了一會。

「今生的關係就維持在今生，沒必要一直束縛著一個人的靈魂。」

香仰頭看回天空，並沒有表達什麼。

「我只是覺得下一世的事情歸到下一世而已，現在的因緣就會好好珍惜，活在當下。」察覺到氣氛有點微妙，冰連忙澄清。現在的關係他會好好珍惜，好好一起活著直至逃出，或者無法逃出直至死亡。更未知的轉世以後，他並沒有太期待的想法。

香沒有說話，僅是伸出手，在冰的注視下，指尖觸及到銀髮少年的面頰，然後輕輕往上移到額角遮住整顆眼睛的繃帶。

這是他們所能做到的最親密的一刻。沒有未來的他們，就算明瞭對方心意，卻不會再有進一步的行動。他們的情感只能在這片沙海裡迸發並消亡嗎。

同樣又是冰留守在寒冷的營外值夜，盯著手指尖的小火焰發呆。

冰越加喜愛在這個安靜無人的地方思考，縱使有點冷。如果香不那麼怕冷，他會領他出來坐坐。

當他感到煩惱的時候，就會很自然躲到一旁，手指喚出小小的火焰。盯著燭光搖曳，相當的療癒。

他破解出來的咒語只是個召喚火焰。即是妖精語言和咒文在這個世界是能用的，如果要離開的話，會是怎樣的咒語呢。

他看向香所在的營帳。此刻，香就算身處營帳內，大概也會因為剛才的事尚未入睡。

未來嗎。

他收起火，閉起眼，回憶著這句妖精的話要怎樣說。

「想離開這裡。」

一股冷風吹起。冰呆住了。他連忙站起來，但風靜下，卻又什麼也沒發生。

咚。

你的名字是？

咚。

你是什麼原因而死的？

咚。

「冰！快起來！」當晚清晨，香突然把睡夢中的冰喚起來。冰一頭霧水地起來，剛才做的夢，只記得有人問及他的事情，可是到一半已經被香打斷，他也無暇細想這個事情。

迷迷糊糊地被香推出營帳，這時候近至耳邊的轟隆聲終於把他震醒。營地外不遠處，一個孔口突然出現在沙土中央，四周都開始往孔口吸入，沙土瞬間流逝，而且大有可能蔓延到這裡。

香緊隨其後衝出營外，背後已扛起大包袱，向來警覺的他從不會把行李拆開四處亂放，方便一有危險就可以馬上帶走，不過還釘在沙土上的營帳就無法了。香果斷地放棄它，牽著冰的手逃跑。身後一直傳來流沙移動的聲音，他們二人沒命地向前跑，直至跑不動時，似乎已成功逃離危險範圍，二人喘著大氣，轉身查看。

剛才發生意外的地點已經離他們有一點距離，看似安全了。

不經不覺，天邊開始發亮起來。

二人在延綿不絕的沙土上走著，在沙的邊緣，居然是罕見的海洋，沙與海交接，從海的一端迎來一陣又一陣的冷風。

天色也是灰濛濛的，在日出那一刻曾經照射過璀璨的金光，但是很快就被一層灰暗蓋過。

這種因天色帶來的惆悵感，突然給冰一種這裡就是終點的直覺，繼而就是一股不祥的預感。

他連忙看向身後默默跟著的香，香也察覺出冰的異常，抬頭看著他。

「怎麼了？」疑問在寂靜的世界中響起來。

咚。

突然響起夢中一樣的奇異鼓聲。

「我不想離開！」冰心頭一驚，異象突如其來。香也嚇了一跳，他什麼也感覺不到，只見到冰在他面前一臉驚慌失措的模樣。

冰想伸手抓著香：「香，我————」

話音只說到一半，突然，冰整個人消失無蹤，完全什麼特效也沒有，真的在眼前憑空消失，而香還在維持著本來與人對視的模樣。

香戰戰兢兢地在狂怒著的風沙中前進，往他身上潑的沙子多到幾乎把他的衣服和鞋子染成黃色。

當他終於從沙暴走出來時，疲累到差點脫力，彎下腰連連喘氣。

這裡只有永恒的夜，還有不停捲起的風沙，有時甚至把天空染成黃綠。

一個月了。本來他滿心以為會永遠留在身邊的人居然以始料不及的方式生死未卜，他在地上四處尋人，卻與預料中一樣全無結果。原本還算風光明媚的沙漠地域，越是走下去越顯得身處地獄。

這裡什麼東西也沒有，背包也越來越輕。

冰以前一直鼓勵他不要隨便放棄，可是，他自己並不是意志堅強的人。

冰的到來只是延長他絕望的時間而已。

那幾乎墜入黑暗的衝動會引來通往墓地的路。

無聲無息地，一個正方形的入口就這樣出現在香面前，入口盡頭就是熟悉的景象。

香沉默。眼前的入口就像在呼喚他進去般，而他，同時因冰過去的說話而不敢移動。

他覺得自己像被兩個不同的勢力來回爭奪般，快要無法控制自己。

就在腿伸前一步的時候。

耳邊傳來良久沒聽過的，摩托車呼嘯的聲音。

他深感奇怪，很自然地回過頭來。

自風沙中跑出一名騎著摩托車的銀髮騎士。

車頭包裹著一層鐵甲，朝思暮想的人背後繫著幾條像是連接神經的東西，脖子掛著擋風護目鏡。

「快上來啊！」他停在香的臉前不遠處，一雙紫眼直直地盯著他。

香平靜到甚至有點心如死灰的神色，終於起了波瀾。茶色的雙眼漸漸睜大，仿佛可以看到裡面閃爍的光芒。他掙開一切掛在背後的包袱，毫不猶豫地往「冰」的所在奔去——

（完）